



孙犁与丁玲相识相知

王宗征

孙犁“初识”丁玲,是通过阅读她的作品实现的。他们首次见面,则是在烽火硝烟的抗日战争时期。

据1986年3月7日孙犁在天津撰写的《关于丁玲》一文记述:“(20世纪)三十年代初,我在保定读高中,那里有个秘密印刷厂,专印革命书籍,丁玲的早期小说也在内,我读了一些,她是革命作家,又是女作家,这是容易得到年轻人的崇拜的。过了两年,我在北平(今北京)流浪,有一次在地摊上买了几期《北斗》(注:“左联”主办刊物),这是丁玲主编的,她的著名小说《水》就登在上面。”他还记述:“不久,丁玲被捕(注: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监禁于南京),《现代》杂志上登了她几张照片,我都剪存了。”

孙犁与丁玲第一次见面,则是1944年。据孙犁回忆:“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有一次严文井同志带我和邵子南去听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屋子不大,人也不多,我第一次见到了丁玲。她坐在一条板凳上,好像感冒了,戴着口罩,陈明同志给她倒了一杯开

水。我坐在地上,她那时还不认识我。”第一次见面后,孙犁创作的短篇小说《荷花淀》在1945年5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当时,在延安负责文艺创作和文化宣传工作的丁玲很喜欢孙犁的这篇作品,也很欣赏孙犁的写作风格,由此她与孙犁有了较多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坛十分活跃,孙犁与丁玲又多次见面。1980年10月30日,丁玲写信给负责《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和专刊编辑工作的孙犁,叮嘱他要在文学园地“勤勤恳恳地耕耘,登几篇好文章,发现几棵好苗苗加以培养”。

1981年9月到12月,丁玲应邀访问美国、加拿大。11月23日她在加拿大麦锡尔大学参加座谈时谈到中国作家群体及其著名作家时,向与会者介绍:“……还有‘荷花淀派’的开创者孙犁,他的优美短篇小说和散文,经久而鲜艳。他现在以多病之身在天津辛勤地培育着一群新苗。”一向对孙犁写作风格欣赏和关

注的丁玲,借此机会,把孙犁介绍到了国外。

1982年6月,78岁的丁玲,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来到天津,参加文艺界专题座谈会,她在讲话中谈到孙犁:“孙犁,天津的老作家,老天津了,老冀中的,这个人,是一个清醒的人,文章写得好,能甘于寂寞,身体不好,还坚持写作。”直言快语的丁玲,还热情、诚恳又略带委婉地谈了她对孙犁的认知以及她与孙犁性格的差异:“……我喜欢淡雅,但我更喜欢火热火热的,我是冷静不下来的。要我冷静,就很不容易啦。因此我现在还不够成熟。那么他(指孙犁)对我的东西呢?我也不知道怎样,他也没写文章捧过我,也没有到处讲过我,但我总觉得他会喜欢我的文章,因为跟我也喜欢他的文章一样。他会不会喜欢我这个样子的人呢?他也许觉得我这个人不错,但是,性格,我们两个不一样。”

1986年3月4日,丁玲走完82年的人生里程,在北京家中病逝,孙犁深感痛惜,他以《关于丁玲》一文追忆和缅怀这位令他敬重的文学大师,文中最后写道:“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相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殒落了。”这篇文章发表在同年3月19日《人民日报》上。

大材小用

由国庆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意思是因勇猛而出名的人也许会震惊君主,所以自身会有危险;为君王立了大功的人往往得不到封赏。一代名将韩信的死,就被普遍认为功高盖主的结果。工作中,类似情形也免不了,比如早年在某大饭店,因大厨老李的风头压过了小心眼的饭店经理,最后被安排到了熬稀饭的岗位。虽然是“大师傅熬稀饭——不在话下”,但也实属“大材小用”了。

关于“大材小用”的歇后语还有不少有趣的比喻,前半句如“张飞杀关羽”“起重机吊鸡毛”“大斧子砍树杈”,等等。



这处街角位于现多伦道与河北路交口。原为日租界福岛街与芙蓉街交口的东洋堂土产店,为邮政储汇局宿舍的一部分。主体建筑为三层商住一体楼房,顶部原有塔楼,后在地震中损毁。

照片摄于2012年11月

●老街角掠影

张建文并摄

●老口福

扣碗豆腐

杨世珊

过去农村红白喜事上常见的菜品就是八大碗,因做法较为简单,都是农民中的厨师无师自通自己做的。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八大碗以素菜为主,豆腐、豆腐渣是其灵魂主角,70年代以后的八大碗则讲究素菜荤做,如扣碗豆腐就是典型的例子。

八大碗中有扣碗肉,这是当年的

名字,后来才叫扣肉的。做扣肉就有炖肉的汤汁,肉汤成就了素菜荤做的扣碗豆腐。

过去农村遇到红白喜事设宴,会用到大量豆腐,需提前到豆腐房预定。预定的豆腐一般是十厘米见方、四厘米厚。将豆腐拿回家后,厨师需要将豆腐上锅蒸一下,一是去除豆腥气,二是让豆腐更加紧致,使得在以后的加工过程中不碎、不散,保持有形。豆腐蒸二十分钟后,出锅晾凉后,直接下油锅炸,炸至金黄色外有硬壳时,捞出再晾凉后改刀,片厚为薄,斜刀切片。接着在碗中将切好的豆腐片码放整

齐,放一把泡发好的干菜,倒入炖肉的汤汁,再上锅蒸。八大碗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但每碗都要翻来覆去地蒸几遍,尤其是豆腐有“千滚豆腐万滚鱼”之说,意即加工多次味道更加醇厚。

将蒸好的豆腐取出后,把碗里的汤汁倒出来,倒出来的汤汁另起锅,视颜色深浅再烹入清酱等调味料,勾玻璃芡,熬煮片刻再浇回豆腐碗中,撒些小葱花或韭菜末,点缀提味,这碗扣碗豆腐才算齐活。

扣碗豆腐呈枣红色,晶莹剔透,吃起来既有豆腐的清香味儿,又有醇厚的肉香味,真是素菜荤吃,名不虚传。

天津柳墅行宫内的播醇斋位于偕乐堂之后,有殿堂五间,左右游廊二十二间,耳房两间,是清代乾隆帝驻蹕期间专属的书斋。斋名取“播扬淳风、涵养本心”之意,远离主殿的车马喧嚣,专为帝王褪去皇家繁琐礼仪、独处读书、反躬自省而设。斋内匾额与楹联皆为乾隆御笔,联语“何处不堪体物理,于斯亦未忘民艰”意蕴深长。

乾隆先后为播醇斋题诗六首,诗作贯穿其多次出巡津门的历程,句句围绕斋名本义,袒露内心所思所感。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二度莅临行宫,目睹迎驾队伍鼓乐齐鸣、歌舞纷呈,写下“耕桑所勤问,歌舞亦纷陈。返已惟生恶,难言斯播醇”,直言周遭浮华景象,与“播醇”所追求的淳朴风气相悖,自觉难副斋名。

转至翌年再度停驻于此,他直言浮华乐舞并无意义,“笙歌帟舞都无藉,颇觉额斋两字宜”,唯有身处这间清幽书斋,才贴合“播醇”的本意。癸巳暮春重临,轩窗清朗、环境静谧,他坦言驻足此地并非为赏玩景致,而是意在洞悉民情。天津盐商云集、市井富庶,可繁华背后皆是民力支撑,故而发出“播醇岂不愿,返朴愧躬行”的感慨。

乾隆四十一年(1776)天旱少雨,乾隆独坐书斋忧思农事,“笙歌备听谁为听,摘句消愁愁复索。默坐书斋缘望雨,播醇翻觉未孤名”。此时无心听闻乐声,满心只盼甘霖降世,此刻的心境让他恍然觉得算是真正契合“播醇”二字的内涵。乾隆五十三年(1788)诗作进一步点破利害:“商资岂不缘民力,一晌徘徊缱绻索。预备笙歌翻觉闹,书斋愧尔播醇名。”他清醒知晓盐商富厚皆取自民力,迎驾的管弦喧闹更显浮华,面对斋额,自省之意愈发浓重。

待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第七次来到津门,百姓夹道迎接,耳边依旧是不绝的丝竹之声,他直言“虽循士民祝,厌听管弦声”,愧疚之情油然而生。而在最后一次到访行宫时,他本想于书斋中觅得安宁休憩,却仍是“图静书斋闲以憩,乍瞻题额愧循名”。

作为一处读书静地,播醇斋也是乾隆研思义理之所。他曾在此品读钱陈群《香树斋集》,并依韵三叠《津门早春词》;亦研读王充《论衡》,作诗《赋得天道无为》抒怀。整座书斋,始终与行宫常设的歌舞宴乐保持距离。乾隆屡次在诗中表露对浮华乐舞的厌弃,偏爱书斋里的清静时光。他立足津门盐商聚居的地域特点,看透富庶表象下的民生根本:立斋以“播醇”为名,志在敦化民风、返璞归真。

启事

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凡手写稿件,恕不能退稿,烦请作者自留底稿。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作者可另行处理。感谢支持,欢迎投稿。
投稿邮箱:jwbfbk@163.com